

慈誠隊共修慈濟精神

上人勉以
人間活佛自許

七月三十日清晨，我看到自家陽台上有一盆快枯的芍藥花，內心很急，因此，請媽媽拿著剪刀、水、泥巴，共同來救援。

我開出上為小松樹的生命，急救我頭大汗時，腦海裡，無一閃念，浮現出上人的影像，他告訴我：「我不止愛人，我也愛世上所有生靈，我無所不愛。我要為所愛而付出……」於是，我將這句話告訴媽媽，小松樹也需要愛給他的滋潤；於心的照顧，才能將它最美好的景象，呈現給我們，不是嗎？

電話鈴響了，是一位未接的來電。當初，他們倆在出家發誓的十字路口。我與他溝通數小時，經過一個多鐘頭，他答應再去考慮。現在他又恢復往日的所愛，快樂圓融，一切又是如此，或竟是我誤會了？

有許多事，等著他回來一定會回來的。

兄弟

我說——謝謝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雨仍舊下個不停，但擋不住我們弟兄間的法親。北四中隊弟兄們，又來到了黃師兄的身邊。向著黃師兄的遺容，口裡念著「阿彌陀佛」，我們一同去告黃師兄。告訴他，「今生我們非常高興結為法親，生時約在慈壽的婆娑世界，你我同行於菩薩道上。千年要記住上人交代，佛心、師志。今生功德已圓滿，要去早回囉！我們等著你回來。」

窗外無情雨仍然下著，在淚水、雨水、交織成一片模糊的景象中，每一位師兄的臉上是懺悔愁容的，我們眼睜睜的望著旅行車，載走了——我們的好兄弟，消失在黑暗的街頭巷尾。雨水告訴我，黃師兄走了，他真的走了。經歷了兩天，小松樹的枯榮，朱先生的覺醒、黃師兄

夠用了，那有時間休息一位用心的志工，而我

時因地利因對象而應其機。此外，教育社會是每個人的責任，大家多方面的配合，而非並肩獨的個人力量可爲。捨「即是教育的教育心，努力地把這四個信念化爲具體行動」作，您認為台灣兩萬位出家眾皆投入社會工作而不著寺廟，行嗎？

上人：無論何時何處，都需要出家人和寺院住持正法法師：慈濟是否會擬另一套針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明文方法？

上人：慈濟的對象極廣，有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沒有解決問題的固定模式。

法師：對身患惡症的委員，您如何處理？

上人：「慈濟委員」是一個團體，彼此之間能產生「

對您的個人崇拜？是盡全力把事情做好，從您走後，誰來接棒？

您更好！因為我在時，切應由師父扛著，我若離開，不然後繼無人？

慈濟是「佛教的慈濟會」，如果能完全整合，濟會團如果完全整合，

的想法，跟隨我的弟子得花多少時間打坐、誦經？我們拿工作來修無暇煩惱。

當地沒有這種「化緣」的，但我仍然經常冒著被罵認為出家人不該為了怕事是佛制，也是出家人的實

街拉扯驅趕，是否反而有
的托鉢行爲又做何觀感？
爲是值得的。

自當初某個人的犧牲，博
害。我以爲，我們既然生
隨方就圓，處處皆可適應。

正信實而已。

時因地利因對象而應其機。此外，教育社會是每個人的責任，大家多方面的配合，而非並肩獨的個人力量可爲。捨「即是教育的教育心，努力地把這四個信念化爲具體行動」作，您認為台灣兩萬位出家眾皆投入社會工作而不著寺廟，行嗎？

上人：無論何時何處，都需要出家人和寺院住持正法法師：慈濟是否會擬另一套針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明文方法？

上人：慈濟的對象極廣，有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沒有解決問題的固定模式。

法師：對身患惡症的委員，您如何處理？

上人：「慈濟委員」是一個團體，彼此之間能產生「

上人：佛說一切無常，我只是盡全力把事情做好，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法師：是人的擔心意識將如此龐大，您走後，誰來接棒？

上人：是有人擔起慈濟將繼續更好，但我相信，有朝一日當我不在時，慈濟會發揚得更好。因為我在時，大家認為「慈濟會」的一切應由師父扛著，我若不在，大家就會關心、謹慎承擔，不願後繼無人。因此，我一再強調、不斷呼籲，慈濟是一佛教的慈濟」，而非「佛教的慈濟」。

法師：佛教以僧團為大，慈濟僧團如果能完全整合，相信對台灣僧團能起帶動作用。

上人：我從未沒有「慈濟僧團」的想法，跟隨我的弟子一定要能自立，我不強調一天得花多少時間打坐、誦經。我要求他們在日常生活踐行佛法；我們拿工作來修行，以工廠為道場，於忙碌中無暇煩惱。

法師：我在馬來西亞托鉢，當地沒有這種「化緣」的習俗，於此會有警察出來取締，但我仍然經常冒著被警察干涉的風險而外出托鉢，我認爲出家人不該爲了怕事而不給眾生種福田的機會，這是佛說，也是出家人的責任。

有托鉢緣的善信，民衆對我的托鉢行為又做何觀感？我，喚起社會大眾注意，我認為是值得的。

威遊行、抗議暴動等，都是源自當初某個人的機性，博生一股衝動，而造成更大的傷害。我以為，我們既然生代去做事，佛法是一灘水，隨方就圓，處處皆可適應。

愚昧處事則錯。

絕對的錯。

慈濟得到政府的協助和支持。

故，不斷去故，由時間累積誠信實而巳。

他是我的好兄弟

請不要跟我說——謝謝

慈濟家庭，社會就少了一個問題家庭……。」

中午，勝勝姊姊找到嫂嫂家用餐。一群人享受著美味，邊談慈濟精神。忽然，外面下了一陣好大的雨，令人心慌。我想到女兒好不容易要去上課，心裡非常著急，就跟大伙告假，先行離去。回到家，載了女兒去上課，來回一趟，全身已淋得溼漉漉的，怪不舒服。媽咪拿來一套乾淨的衣服要我換下。

突然，電話響了。媽咪接了之後，用一陣急促的聲調叫：「爸爸，快來喔！」賴姊姊告訴我，黃會忠伯伯，正在馬槽醫院急救。醫生說：恐怕不行了。我急忙問：「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呢？」但是，她都不知知道。我掛了電話，吩咐媽咪在家留守，有事用行動電話聯絡。我即刻與姊姊趕去馬槽醫院。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雨仍舊下個不停，但擋不住我們兄弟間的法規。北四中隊弟兄們，又來到了黃師兄的身邊。望著黃師兄的遺容，口裡念著阿彌陀經，我們一同回向。給黃師兄告辭他，今生我們非常高興結為法門，來生再約在慈濟的婆娑世界，你我同行於菩薩道上。千萬要記住在人交代，佛心、師志，今生功德已圓滿，要早早回哩！我們等著你回來。

窗外無情雨仍然下著，在淚水、交織成一片模糊的景象中，每一位師兄的臉上是懺悔悠容的，我們眼睜睜的望著旅行車，載走了——我們的好兄弟，消失在灰暗的街頭巷尾。雨水告訴我，黃師兄走了，他真的走了。經歷了兩天，小松樹的枯萎、朱先生的覺醒、黃師兄

病思就診。急
務！如住院
及接服務
園藝及環境整
型工程。各
處各地的委
派回院服務；
會念，或想體
悟，互相學習。

服務的心外
慈的情懷為病
工，大多由慈
務行列的人數
日零三人，增
百零二區有四
百三十五

黃師兄安撫事，約莫五分鐘光景，令人不安的電
告說：「黃師兄走了！」媽咪叫
了！黃師兄走了！黃師兄走了！一位用心的志工，而我
卻失去了 一位好兄弟……。

有位來自泰國的馬來西亞籍法師，參訪精舍，和上人論法。
法師：請問您用什麼方法來教育社會？
上人：教育並無定法，它必須因時因地因對象而應其機。此外，教育社會是每個人的
責任，成功的社會教育必須仰賴大家多方面的配合，而並非單獨的個人力量可為。
法師：身為宗教教育的我們，應該如何對社會教育盡心？
上人：佛陀的「慈、悲、喜、捨」即是教育的核心，努力地把它這四個信念化為具體行
動，落實理念。
法師：慈濟所為較偏重社會工作，您認為台灣兩萬位出家眾皆投入社會工作而不著寺
廟，行嗎？
上人：無論何時何處，都需要出家人和寺院住持正法，
繼續慧命。
法師：慈濟是否曾擬列一套針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明文
方法？
上人：慈濟的對象極廣，有解決問題的基本原則，沒
有解決問題的固定模式。
法師：對身染惡習的委員，您如何處理？
上人：「慈濟委員」是一個團體，彼此之間能產生「

向衆生

有許多不可思議的感
應。林枋居士信仰佛法
定誦二十一遍大悲咒
往生兜率，佛號不間斷。
地藏經迴向法界眾生
功，師姊說：「今生
別人念佛一遍，我要
拜，我要拜兩拜以上
就不斷，希望衆生得
到人人入佛門後順利轉
佛者的謙虛、懺悔。

入濁土

行業，要衝破心理障
礙，要接引同業信

隨緣隨人

圓就方隨

周淑貞謹錄

法師：您是否感到社會大眾對您的個人崇拜？
上人：佛說一切無常，我我只是盡全力把事情做好，從
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法師：慈濟的發展如此龐大，您走後，誰來接棒？
上人：是有人的擔心慈濟將後繼無人，但我相信，有朝
一日當我不在時，慈濟會發展得更好！因為我在時，
大家認為「慈濟是積極的」，一切應由師父扛著；我若
不在，大家就會關心、體恤承擔，不怨後繼無人。

因此，我再強調，不斷呼籲，慈濟是「佛教的慈濟」
法師：而非「證嚴的慈濟」。

而佛教以僧團為大，慈濟僧團如果能完全整合，
相信對台灣僧團能起帶動作用。

上人：我從未有一個「慈濟僧團」的想法，跟隨我的弟子
一定要能吃苦，有不強調一天得花多少時間打坐、誦經。
我要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踐行佛法：我們拿工作來修
行——工廠為道場，於忙碌中無暇煩惱。

法師：我在馬來西亞托鉢，當地沒有這種「化緣」的
習俗，因此常有警察前來取締，但我仍然經常冒著被警
察干涉的風險而外出托鉢，我認為出家人不該為了怕事
而不給衆生種福田的機會；這是佛制，也是出家人的責
任。

慈慧、智慧，一見林坊居士精動不懈，精進念佛，引導他上音帶，同誦法益。短人以上。

薩若非覺悟有情，又濁土。蓮花若非出污放美麗的花朵，閃耀

損佛教形象。此外，如果當地無有托鉢緣的習俗，民衆對我的托鉢行為又做何觀感？法師：爲了佛教體制，犧牲自己，喚起社會大眾注意，我認為是值得的。上人：許多的社會亂象諸如示威遊行、抗議暴動等，都是源自當初某個人的犧牲，博取社會大眾的同情，致使群衆產生一股衝動，而造成更大的傷害。我以為，我們既然生長在這個時代，就應該順應這個時代去做事——佛法是一滴水，隨方就圓，處處皆可適應。法師：以理智來處事就對，以愚昧處事則錯。

上人：沒有絕對的對，也沒有絕對的錯。

法師：請問您用什麼方法，使慈濟得到政府的協助和支持？

上人：沒有方法，只是認真去做，不斷去做，由時間累積成正信實而已。